

第二部分 (AI整理...)

来源: <https://www.youtube.com/watch?v=d7iiv3H6-QA>

讲师:

如我们昨天所讨论的，佛陀向不同的听众传法，针对不同类型的人，不同的根器。当我们谈到根器的时候，重要的是不要把它理解成一种高低之分，众生之间有着根本性的差异。

首先，为了便于理解，佛教将所有众生大致归类为六道。这并不意味着只有六道——实际上有数十亿个界，无量无边，超越我们的想象，无法计数。六道这个说法，只是为了便于理解与讲解而已。

六道以及所有这些对界的划分，都源于不同的心理模式。不同众生的心理模式，来自无量无边的因缘条件以及各种各样的情绪。而不同的情绪，就会带来不同的习气、不同的业。

因此就有了不同的根器，以及与这个世界不同的互动方式。比如鱼与我们所谓的"水"的互动方式完全不同；蚊子也一样——它们与我们所说的"我的身体"的互动方式也完全不同，它们可不会想："哦，这是你的身体，我来吃一口。"当然，在这之上还有文化、习惯、教育、父母，所有这些因素。

在这些不同的界当中，你会听到人道是最为优越的——如果说有什么高低之分的话，佛法通常认为人道更为珍贵。而这与我们建造了万里长城没有任何关系，与我们造出波音飞机没有任何关系，与我们能登上月球也完全没有关系。

这纯粹是因为——人类不仅具有某种能力，而且吊诡的是，正是因为我们缺乏某些东西，反而帮助我们理解佛法。比如我们缺乏对很多事情的掌控，而天神们却非常强大，远比我们更有力量。正因为不像天神那么强大，我们才有机会，才有那么一点点对佛法生起兴趣。因为当你太强大、什么都有的时候，你根本不会对佛法感兴趣。所以，纯粹是因为佛法的缘故，我们才把人道视为殊胜、珍贵、难得的。

即便在人间之中，也有许多不同的类型。我们每一个人，思维方式都不同，有不同的根器、不同的心情，与自己与他人互动的方式也各不相同——内向、外向，容易轻信、固执，完美主义、随随便便，脾气急躁……完全各不相同。

佛陀教导的对象是每一个众生，不只是人类，而是所有有情。当我说"教导"，不一定是指祂坐在椅子上、打开一本书、然后念诵偈颂那种方式。祂以身、语、意，以一切方式传法，有时祂通过创造各种因缘来传法。就像《心经》，以及昨天我们谈到的那些经典，祂所创造的种种情境——五百离车族人带着五百把宝伞到来的场景；祂刻意安排那些人去问候维摩诘，问他的健康状况如何。

不只是在人间，祂以鸟的形象、以猴子、以昆虫、以天神、以国王、以妓女、以猎人的形象出现，而

每个众生所领受的，也因其根器不同而有所不同。

所以，为了让我们更容易趋入佛法，在研习佛典时，我们有一套将佛陀教法分为两类的体系：了义与不了义。这又是一个非常笼统的划分——对某人而言是不了义的，对另一个人来说未必是。许多大乘经典，当我们在西藏的藏传佛教学院研习时，也有争论——某某经典到底是了义经还是不了义经？我个人来自某个传承，受到某种影响，或者说洗脑——如果你愿意这样说的话——这个传承会将《维摩诘经》或《金刚经》视为直接开示，了义的教法。

是的，直接开示。

——另一部经是什么，仁波切？

——《金刚经》，梵文叫 Vajracchedika，就是"金刚断截经"。

昨天有几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被提出来。我们昨天讨论的许多教法，比如《心经》，很可能被误解，所以我们要小心。它可能被理解为："哦，一切皆空！没什么好做的，一切都是空性。"

你必须区分人与道之间的差别。当我们谈到"道"的时候，是指它被传授的方式，是指讨论的方式——就像维摩诘对阿难说的："你认为佛陀生病了，这种想法是错的。"但当我们谈到"人"的时候，你是只在理智层面上理解这一点？还是在实修层面？或者，你是已经证悟了这一点的人？这之间有着天壤之别。

当维摩诘对阿难说："你绝不应该认为佛陀有病。"但就在最后，维摩诘也把那杯牛奶给了他。而在那个时刻，根据经文，阿难同时也听到："为了一切有情众生，为了那些尚不理解这种甚深道理的众生，阿难仍应取来牛奶，供养佛陀。"

所以说，空性的教法，比如我们昨天讨论的那些，并不是每个人都能轻易理解的。

那么，应该向谁讲授这些？前尼采主义者？前存在主义者？无神论者、不信者？知识分子？

月称论师曾作过一段评论，谈到这类教法应该向谁传授，划分了一个类别，描述了适合传授空性教法的人。你知道，月称来自那烂陀大学。你会以为，就像如今的教授一样，他会列出什么样的类别——修完了什么学位，完成了什么论文，真正具有批判性和分析能力，客观公正，如此这般——基本上就是牛津那一类人。但他一个都没有提到。事实上，我认为他甚至不会考虑去向这类人传授任何东西——更别说空性了。因为这些人已经预设了答案，然后才去寻找答案。

那么，月称说了什么？他写了三首半颂，梵文叫

sloka，专门讲述应向谁传授这些教法。这几首颂词美极了！他说：

"哪怕是一个普通凡夫，当他听闻空性时，内心也会一再涌起巨大的喜悦，泪水湿润眼眶，身上的汗毛也会竖立。"

哪怕是普通凡夫，不必是牛津人——一个牧牛人就可以，任何普通人可以。

"对于这样的人，"他说，"他已具有圆满菩提心的种子，是最殊胜的法器。应当向他传授究竟实相，由此一切功德将会生起。"

因为这部经相当长，我并没有完全读完——也有些艰深。

——有些……什么？

——艰深。

所以我可能无法把其余的内容全部概括完，但我会讲几个我读到的部分。

不过在那之前，我要给大家传一个"肺"——也就是一个成就法，修法是修释迦牟尼佛的——因为今天是释迦牟尼佛的日子。这是麦彭仁波切所著的。接受传承之后，有意愿的人请修持这个法。

【藏文：释迦牟尼佛肺传承】

就这样，文殊师利出发了。文殊师利来到的时候——你们记得吧？维摩诘非常富有，有许多保镖之类的。但当文殊师利到达时，什么都没有——没有保镖，没有椅子，没有桌子，什么都没有。唯一有的，就是维摩诘躺着的那张床。

维摩诘看到文殊师利来了，就向他问候，每一个字都很关键。他问候的方式是这样的："哦，文殊师利！你来得真是……完美。你的到来，就是到来本身的圆满，你从来……在过去……"就是这样子。

然后文殊师利的回答是："你说得对！已来者，未曾来过；已去者，未曾离去。"完全是另一个层次的互相问候。

无论如何，文殊师利问道："你身体怎么样？我是被佛陀派来看望你的，看看你是否好转了，是否比以前更有精神——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生病的？已经病了多久了？现在怎么样了？什么时候能好？"

维摩诘的回答是："哦，文殊师利！只要我的无明还在，只要我对轮回的贪爱还在，我的病就还在。"

然后他说："直到每一个众生都还在生病，只要所有有情众生还在生病，我的病就还会存在。当所有有情众生从病苦中解脱，我才会从病苦中解脱。因为菩萨安住的地方是有情众生，病苦安住于轮回之中，当所有有情众生从病苦中解脱，菩萨也才会从病苦中解脱。"

然后他说："你问我是怎么得病的？菩萨会生病，是因为悲心。"

这时文殊师利环顾四周，什么都没有——没有家具，没有人。文殊师利就问道："你怎么没有什么东西，也没有人来照顾你？"维摩诘回答："文殊师利，所有佛刹都是空的。"文殊师利的问题是："空于何物？"维摩诘的回答是："空于空性。"文殊师利的回应是："空性之中，还有什么可以空的？"维摩诘的回答是："认为有空性，正是需要被空掉的。"然后文殊师利问："但是，难道可以对空性生起概念吗？"

"回答是："哪怕这样想，也是一种概念。"文殊师利又问："我们应该在哪里寻找空性？"回答是："你应该在六十二种邪见之中去寻找。"

就这样，类似的对话一直持续下去。

与此同时，所有人也都在场，因为他们都想看看发生了什么。舍利弗也在其中，他心想："这里没地方坐啊，这些阿罗汉和菩萨们要坐在哪里？"维摩诘知道他在想什么，就对舍利弗说："你来这里是为了听法，还是来找座位的？"然后维摩诘接着说："是的，一个渴求佛法的人，连自己的身体都不执取，又怎会执取座位？渴求佛法的人，不应执取：色、受、识、行与心。"

讨论就这样继续下去……

现在我们需要去一下洗手间。